

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

羅石圃

正當美國渴望以和談結束印支戰爭的當前，寮國和談即將重開。此項談判，能否使寮共放棄戰爭而達成和平統一？組成聯合政府以後，有無確保中立的可能？這對寮國本身是禍？是福？帶給越南、東、泰各鄰邦的，是戰爭升高？還是和平停戰？這些問題，從和談重開的經緯，我們不難找尋答案，也可評定寮國和談的價值。

一 寮共改變和談態度

本年三月六日，寮共于攻佔川壩，沿十九號公路，囊括瓦瓶平原所有戰略要地，將此一公路與共匪興建的滇寮公路啣接點——猛綏攻下後，立即主動向永珍要求停戰和談，並提出了和談五原則（註一），以美軍停止轟炸包括胡志明小徑的寮國領土為首項。永珍政府由于洞悉共黨陰謀，在以和談換取停炸，使胡志明小徑與新打通的十九號公路及已通聯的滇寮公路，可以在無空襲的顧慮下，加強對越南戰場補給運輸，因此提出了北越先撤軍後停炸的反建議。

共方既不能接納永珍的反建議，永珍亦因美援新武器及由泰國訓練的傭兵源源到達，使戰局轉趨穩定；自不願有所讓步，以致和談到此為止。適柬埔寨罷黜施亞努變故發生，北越和越共以東境為庇護所的部隊與柬軍化為敵，接着美軍入柬展開對共軍掃蕩行動，遂由東北竄入寮南，匯合寮共部隊先後攻佔寮南戰略重地——阿督坡與沙拉灣，從此寮國的戰局已由寮北而轉向寮南。

戰局擴大，寮共既公開加入共匪一手導演的所謂「印支人民解放陣線」，誓言「把抗美戰爭進行到底」，顯示河內及其附庸已將越南、東、寮三個戰場聯成一氣，並已決心追隨共匪武裝暴力路線，不再聽命蘇俄從事和談。誰能料想到六月十二日，寮共頭目蘇發努馮再彈和平舊調——親函溥瑪總理，要求以和談結束戰爭，並以三月六日所提的和談五原則為基礎。

照理，永珍政府對寮共此種爛調應置諸不理，以粉碎它借和談烟幕阻止越南及泰軍進入寮南協防的陰謀。但溥瑪總理仍本他一貫祈求和平統一的願

望，提經閣議決定：覆函應允在無條件下舉行和談。經過書信往來，進而有寮共派遣全權代表蘇旺沙過赴永珍面謁溥瑪總理與寮王。截至八月十六日，已決定了會議程序及以康開為談判地點，以致永珍方面若干人士對此次和談頗表樂觀。此由于寮共與其以往的態度大不相同：

- 共方先派全權代表至永珍移樽就教；
- 不堅持美軍先停炸胡志明小徑然後開始和談；
- 對永珍無須經過雙方高層會議程序而選開各黨派會議的反建議，及以康開為和議地點，均表示可以接受。

二 蘇俄向河內施加重大壓力

何以促成寮共如此一再讓步？這當然要從河內與莫斯科及北平之間去尋求線索，方能解答此一問題。寮國的和戰，一向是匪俄「武鬥」與「和平共存」分歧路線論爭執的實驗場，也是雙方在河內領導權力升降的量表。自一九四四年日內瓦會議一閉幕，匪俄對世界發展的檢討，便產生了不同的結論：

共匪認為越共在日內瓦會議的收穫，是它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支持越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成功」，「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鬥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蘇俄則認為由于核武器的產生，可使世界戰爭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都得不到好處。它且認為這次是由于它出來和「帝國主義」談判，才使北越得到了在戰場上無法獲得的勝利，不僅「解放」了越南，也鬆下了共匪的包袱。因此，它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的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最後「解放」。（註二）

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北越埋頭從事經濟建設，蘇俄的經濟援助數字與年俱增，顯示河內正遵從克宮和平路線。至一九六〇年，寮共部隊從永珍竄逃至滇越邊區，共匪將它豢養的寮共武裝加入其殘部而點燃戰火，北越自不能袖手旁觀而不出兵寮參戰，否則寮共將由共匪直接領導而非它所能掌握。因而將戰局由桑怒、豐沙里擴展至猛信南他，其間又有永珍傘兵叛變事件發生，演變而為中立派部隊，由匪美雙方支持的左右兩派戰爭，一變而有使蘇俄得以插手的中立派形成鼎足三分。（註三）

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會議，產生寮國三派聯合政府，由國際保證寮國中立地位。這是美俄合作的成果。其實收穫最大的是蘇俄，因為它使河內拋棄了共匪的「武鬥」路線，轉而遵從它的「和平共存」路線；且可將永珍聯合政府，作為它和平過渡政策的示範，既以此籠絡若干共黨武裝叛亂的東南亞各國政府，又可號召各國共黨放下武裝，加入政府、和平奪權。所以共匪一再痛罵「蘇修」聯合「美帝」對它封鎖。寮共退出永珍政府而再開戰端，且以中立部隊為攻擊的主要對象，這都是共匪的指使，更顯示北平「排俄」的任務比「反美」優先。

此後北越部隊不斷挾寮共攻城略地，進而發動越戰，表示河內已公然一面倒向北平，莫斯科對寮國問題自無置喙餘地。至一九六五年蘇俄再軍經援河內，首先致力的，在促使北越入寮部隊撤離，俾寮共無所恃而不得不從事和談；但又唯恐對河內急則生變而為共匪所乘，並不敢施加壓力。所以聽命于莫斯科的寮國停火監督委員之一的波蘭代表，一直不肯與印度及加拿大代表合作，去實行對北越部隊入侵寮國的監督工作，以致聽任它來往自如。北越部隊將俄援武器使用于蘇俄勸阻它放棄戰爭的寮國戰場，蘇俄亦祇有視若無睹。

可是莫斯科最近對河內已一改以往勸告其從寮國撤軍的溫和態度，以最大的壓力迫使它無法再事敷衍，這便是寮共要求和談不惜一再讓步的原因。

三 美俄在幕後可能先有協調

據七月廿三日合衆社倫敦電：由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保證寮國中立而成立的三國監督委員會，以往由于波蘭代表的不合作，以致印度、加拿大兩國代表無法行使職權，委員會形同虛設。但至本年六月初，波蘭代表突然改

變態度，決定迅速恢復監督工作，並將此項決定迅速通知日內瓦會議主席之一的英國，再由英國轉知另一共同主席蘇俄，以便對寮國和談採取一致行動。這顯然是出于蘇俄事先對波蘭有所指示。又據八月八日美聯社引西貢外交人士透露：蘇俄已秘密通知北越不再增加軍援，並要求河內迅即從寮北撤出其部隊三萬人，俾促使寮共認真從事和談。

蘇俄所採取的這兩項行動，對北越的壓力相當沉重。由于監督委員會的恢復工作，使北越入寮部隊的人數及其活動，莫斯科可以瞭如指掌，且于必要時，可由該會予以公開揭露。北越軍援，有百分之八十五來自蘇俄及東歐國家，開闢了柬埔寨戰場後；如果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各國不增加軍援，則唯有結束寮戰，就原有的軍援以應付柬埔寨戰場，所以莫斯科敢于指令它撤出在寮北的三萬人。

若問蘇俄這些行動在北越是否發生效用？除由寮共一再遷就永珍的態度上，顯示已有以和談結束戰爭的意願而外；再從寮國政府軍于八月初旬在寮北展開掃蕩戰，先後收復了隆政及蠻巴拉邦外國要點多處（註四），並未引起共軍的反撲，亦不難窺知北越部隊正集結準備撤離，也可能已經有一部份撤出。寮共所以在和談原則上，仍一再強調在和談期間，「敵對雙方均不得以武力攻擊另一方所佔的土地」（註五），在意義上，也顯示北越部隊將撤出寮北以符合蘇俄要求，乃不得不藉此以保障已經北越部隊攻佔而寮共又無力防守的地區。

寮國和談成敗關鍵具有影響力相當大的盟邦美國態度如何？當然美國本其一向熱望寮國和平的立場，決不會不支持永珍從事和談，但華府斷不能容忍共黨以停炸胡志明小徑為和談開始的首要的要求。本年三月六日寮共主動提出和談及其五原則的當時，永珍政府由于美方既不能以地面部隊入寮協防，連所要求援助的新武器亦遲遲未能到達；以致造成共軍以優勢的兵力與裝備而無攻不克。所以溥瑪總理慨然宣佈去年五月間由蘇俄斡旋，以胡志明小徑所經的寮土換取北越撤軍的成議，並表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唯有接受停炸和談的要求。接着美援新武器及備傭兵立即運到，永珍亦改變態度向共方提出先撤北越軍後停炸的反求。可見美方不能容許共黨以和談換取停炸立場的堅定。

此次寮共重彈和平舊調，至最近已表示無條件開始談判後，美方鼓勵永

珍從事和談自不失其一貫期望寮國達成和談停戰的立場；但在六月間寮共重提和談尚堅持以停炸為首要條件的當時，美方即阻止永珍右派已準備成熟的軍事聯盟與改組政府計劃，顯然是為和談保留餘地。

當美軍入柬，使柬境共軍退入寮南先後攻佔阿督坡與沙拉灣時，永珍右派軍人極力主張邀南越和泰國軍隊入寮參戰。西貢和曼谷方面同時主張對共黨的「印支聯合解放戰線」，訂結泰越（南）柬寮四國軍事聯盟，但由于溥瑪固守日內瓦會議協定寮國的中立不結盟規定，堅拒邀外軍入境協防及加盟，以致右派又有推倒溥瑪內閣的計劃。據莫斯科真理報宣稱：此次由聯盟以致改組溥瑪內閣，都是美方在幕後所策動（註六）。但此項計劃又何以胎死腹中？可能是由于美蘇方面暗中有協議——決定迫使共方重開和談。

四 美俄對和談目標的異同

美國所期望于蘇俄致力的寮國和談，除不以停炸包括胡志明小徑的寮國領土為談判開始的先決條件外，為由談判逐步達成分區停炸、停戰以交換北越分區撤軍，寮北自屬優先實施的區域，到北越不使用胡志明小徑所經的寮國土地時，美方始對此小徑停止轟炸。所以美國認為寮國的和談成功，越南和柬埔寨的戰爭勢必因補給路線斷絕而不得不停戰談判。何況寮國聯合政府的重新組成，及雙方部隊防區的劃定與改編程序等的規定，處處都可作越南與柬埔寨停戰和談的藍本，國際會議亦可重開。

照理，蘇俄是有此權力，更有此願望的。依照兩次日內瓦會議協定：作為共同主席的英、俄，是被授予監督日內瓦印支和寮國協定履行權力的，這包括檢討和執行國際監督委員會在有關國家工作報告書，並與協定簽字國磋商，必要時，可在嚴重違反協定的情況下重開會議（註七）。如果蘇俄放棄它一向袒護北越的立場而與英國密切合作，不僅寮國的和談可以達成美國的期望，越南和柬埔寨的和平亦不難實現。

再就蘇俄的意願說：它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即明白宣示在此一地區要採和平路線，竭力反對共匪的武裝暴力奪權。至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不惜拉攏一向站在敵對立場的美國，產生寮國聯合政府，更是以寮國為其經由和平中立過渡到「解放」理論的實現。雖不久因北越迫隨北平使戰火由寮國而擴及越南，但它于恢復對河內的援助後，立即致力寮國和談，想見

它對美所稱以援助河內而加強影響力俾便導致停戰和談的說詞，並非虛語。

誠然，蘇俄對河內確有不得不多方遷就的苦衷，對和談操之過急，則被共匪攻擊為向「美帝」出賣兄弟國家利益。但到河內追隨北平召開所謂「印支四國高層會議」，成立「印支民族解放聯合戰線」，將它排斥于印支事務門外，以致多年來對河內的援助與遷就已全部落空，這已經是莫斯科無法忍受的。再由于永珍為抵抗由柬境侵入寮南的共軍，主張放棄中立訂結四國聯盟，俾泰國與越南部隊進入寮南協防，從而準備推翻反對此項計劃的溥瑪內閣。若此項計劃實現，蘇俄在印支三邦影響力唯一超過共匪的溥瑪政府垮台，則它在印支便無立足餘地，所以不得不對寮國和談使出其全部的力量。

由寮國和談推展到越南、柬埔寨，以永珍聯合政府作為其他國家擬議中的聯合政府示範，蘇俄與美國的意願相同。但莫斯科必須使寮國聯合政府置于共黨完全控制下，適合它在一九五四年所標榜的——「使北越得到在戰場所無法取得的勝利」，這才能使寮共與北越對它心悅誠服；也就是誘導北越放棄戰爭，而願意在越、柬從事和平奪權的先驅。所以它在談判過程中，必然是為共黨撐腰，壓迫美方不顧盟邦利益而儘量讓步，以致向盟邦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接受共方的無理要求。這既可使北越及其附庸對它歸心，又可使各國自由政府認為美國不可信賴，在面對共匪與北越支持的共黨武裝叛亂而無法遏阻的情況下，它便乘機而入，挾北越與各國在會議席上談判和平共存，共同封鎖共匪所輸出的戰爭；同時號召各國共黨放下武裝，加入聯合政府。這便是蘇俄的所謂「集體安全組織」。

五 北越和戰互用的手法

蘇俄所策劃的寮國和談，祇是它在此一地區和平方案的開始，亦即在印支以堵塞共匪戰爭輸出，及排除美國勢力為目標的兩線政治作戰。從美方促使永珍右派放棄參加四國聯盟計劃，並表示同意越南組織聯合政府，顯示莫斯科在對美戰線上之相當成功，也就是奠立了北越樂意追隨它和平路線的成功基礎。但共匪所採的策略如何？這一決定和談成敗關鍵的問題，我們自不能不尋求答案。

從表面看：北越既禁不起蘇俄的重大壓力而願意在寮國從事和談，已表示河內政權在俄匪的和戰歧異路線上已選擇了前者。但河內一向是在兩大之

間兩不得罪，以和戰交互使用，令俄匪雙方都可得到滿足；而在和戰交替的時機上，又都選擇得恰到好處——既合乎它本身的利益，又可借迎合此一方面的外力來平衡另一方。多年以來，北越在寮國為應付共匪要戰，蘇俄要的不同要求，所以每當秋收後即發動戰爭以滿足北平；到雨季不利于共軍運動時，立即以和談滿足莫斯科。但它由於對寮國作戰的目標，並無意在此時攻佔全寮，祇企圖壓迫永珍政府以領土作為越南戰場的補給基地，使美軍全部撤離及停止轟炸。所以組成由寮共控制的聯合政府而能達成它對寮國的要求，河內並不反對和談。（註八）

自東戰發生以來，共匪在北越的力量已有壓倒性的昇高，正是河內迎合蘇俄要求以平衡北平壓力的時機。何況兵力不敷調遣，撤出寮北三萬部隊，大可以南調進入越東戰場；而所攻佔的瓦瓶平原與聯結滇寮公路的十九號公路，又可因和談保證而不受攻擊，使由雲南直達奠邊府轉運至東越戰場的補給品，均能循此公路線而暢通。這是寮國和談對它有利情形之一。

自東邊越戰基地被美軍掃蕩以後，北越及越共部隊惟有在東北寮南重建基地及運輸線以支援東越兩戰場。如果永珍加入四國軍盟，使越南及泰軍進入東北寮南作戰，則其基地及補給線便無法達成。由寮國和談而打破了四國聯防，使重建基地的計劃得在不受攻擊情形下實現。如和談能達成其要求而組成由寮共控制的聯合政府，則寮國對它在東越作戰，正如施亞努時代的柬埔寨；若不能如其要求而棄和再戰，則越南和泰國都將因其寮南東北鄰近泰東北泰共叛亂區的基地與補給線已經建成，兩國共黨叛亂加劇，自顧不暇，那有能力分兵進入寮南協防？

當前在寮國所進行的和談，對北越來說，無論成敗都是有利而無害；站在其所謂「印支聯合戰線」立場，正是以和備戰——由寮國和談，協助東越戰爭擴大與昇高，甚至擴大泰東北的戰火。並以寮國和談滿足蘇俄要求，俾準備擴大東、越戰爭，並延及泰邊而達成共匪交付的武鬥任務。所以此次寮國和談，共匪並未如以往一面痛罵「蘇修」向「美帝」出賣寮共利益，也沒有叫囂「支援老撾人民抗美到底」，可能河內在決定令寮共要求和談前，已先徵得了共匪的同意。

六 共匪在寮國必須反美排俄

以寮國為戰爭的輸出口，並支援寮共武裝在戰鬥中成長，此時並無意攻

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

佔全寮，共匪和北越的目標一致，所以並不反對寮共以和為戰的和談，但決不能容忍蘇俄經由河內迫使寮共以和談達成停戰而組成聯合政府。縱使此一聯合政府完全由左派及其同路人所以可以完全控制，共匪亦必儘力破壞，因為聯合政府愈對共黨和平顛覆篡奪有利，愈可促使河內親俄派抬頭。在經過長期戰禍，面對着田園家落、骨肉流離的北越人民，本已極度厭戰；惟以越共好戰親匪派，認為祇有戰爭方可統一三邦，故不能中途妥協。一旦在寮國以和談能獲得戰場上所得不到的勝利，自然在越南和柬埔寨都可效尤。蘇俄的建設援助及其領導權力立即可以在北越增高，而其他各國共黨在放下武裝後，亦將紛紛倒向蘇俄，共匪又安能讓寮國的和談成功？

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所產生的寮國聯合政府，雖然名為三派聯合，其實當時所謂的中立派，完全是寮共滲透份子及其同路人所組成。中立軍司令康立是寮共親俄派，其副手乃端是親匪的寮共。由他們在永珍遭到右派部隊反攻而無法立足時，立即竄入寮共控制區的瓦瓶平原彼此聯合對右派部隊作戰，並共同擁護溥瑪在康開組成左中兩派聯合政府，蘇俄和北越的援助既以溥瑪政府為對象，且偏重於對中立部隊的軍援；共匪亦多方援助兩派部隊聯合攻下猛信及南他，無不顯示中立部隊不過是寮共的另一名稱而已。

至聯合政府組成，寮共及中立派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可望已獲得了完全控制權。但立即發生了乃端從中立部隊率部叛變，寮共迅即聯合乃端向中立軍進攻；接着康立本人遭狙擊，蘇俄派機接運他赴莫斯科療傷；寮共旋亦退出聯合政府而重開戰端，並以中立部隊為攻擊的對象，不惜迫令中立派及其部隊由左而向右靠（註九），這便是由於共匪不能讓寮共經由和談組成聯合政府而放棄戰爭的先例。縱使聯合政府為共黨所能完全控制，但一經被蘇俄領上了和平顛覆路線，共匪認為是納入了與它敵對的陣營，比親美的自由派更為可怕。

若問北越當年為何跟隨共匪而令寮共棄和從戰？這由於北平可以越過河內對寮共直接指揮。寮共初期乃由匪越雙方分別卵翼而成，以後雖合併而成為越南勞動黨的分支，但豐沙里及南他等地的寮共，仍是共匪的勢力範圍。據去年華府星報、英倫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先後報導共匪對寮國豐沙里等地，乃透過軍閥波發（Khammouane Boupha）將軍來統治。波發在表面上是寮共份子，但他及其所屬的部隊都是聽令北平（註十）。此即說明共匪指

使寮共發動叛亂，如北越不予支援，便祇有聽任它脫離統屬，以致不能不出兵參戰。

七 北平迫使河內從戰的迂迴壓力

一般越南問題專家都認為，當前北越已到達無法支持戰爭的程度。以人力來說，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在越南戰場所損失的兵力便超過了六十萬，以致農村中的勞力，婦女佔百分之八十；且以丁男在戰爭中死亡累累，使青年婦女比丁男多出一百萬。就經濟而言，蘇俄及東歐國家每年供應北越的武器、藥品、原料及糧食約值美金十億元，這都是必須償還的貸款，共匪的援助約佔百分之十五。（註十一）

戰爭再拖延下去，人力並非蘇俄及東歐各國所能援助，共匪亦不可能出兵參戰，縱使出兵，北越也決不能應允。當抗法戰爭期間，長征建議邀共匪出兵參戰；一向認為共匪對北越懷有納為藩屬野心的武元甲，立即聲明無論戰爭進入何種危險狀態，均決不讓共匪出兵（註十二）。這說明兵源枯竭，已使北越不能不止戰言和。在物力上雖由外援可以勉強支持，但債台愈築愈高，再戰爭下去，將來何以償還外債？更顯示唯早日結束戰爭，方不致陷于萬劫不復的境地。可是北越何以反而跟從共匪將戰場愈擴愈大？其實河內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當胡志明在四十年前建立越共時，便以法屬印支三邦為其建國的領土，所以東共、寮共雖與越共名稱不同，實際都是越共的一體分枝。但共匪在南越共及東共內部，亦像它在寮共內部一樣，伸入了它的組織細胞，尤其是「文革」以來，藉整肅各國「蘇修」反動派之名，「北京派」大權在握，共匪的實力更強，且都堅持毛匪「槍桿裡出政權」的理論。因此北平可以將它的意旨透過三邦共黨迂迴包圍河內，越共的親匪主戰派便可以挾持它們的意見而堅持戰爭；否則南越、東、寮共即將由共匪指揮作戰，北越統一三邦的理想既全部落空，而本身亦在共匪包圍之中。

因此，當北越受到蘇俄的壓力須令寮共發動和談，必然要徵得共匪同意。而共匪所同意的，又必然是以和備戰，祇許失敗，不許成功的和談；不僅與美國的期望相反，與蘇俄的策劃尖銳對立，亦與河內的目標相同而並不相同——河內雖可接受組成由共黨完全控制的聯合政府，北平則必然要加以破壞。所以此項和談，共匪仍然要本其慣技，指令寮共節外生枝，以便拖延時

間，俾可從容準備在越東方面的戰爭。何況寮國雙方須爭持的問題太多，加上政府又有右中兩派的不同意見，更可以幫助寮共使用拖延戰術。

八 結論

站在寮國的本身來說：和談可能換取暫時停火，共黨將它一貫的邊談邊打伎倆，可能修改為談在寮國，打在東越戰場。可是寮南產米區的菠蘿溫高原，已淪為共軍的庇護所與基地，農民的糧食將被擄奪，丁男更難免被迫參戰。其實北越由于兵力不足，必須將入寮部隊撤離，寮共在失去北越部隊的支援情況下，永珍正可乘機展開反攻，收復從本年春季作戰以來的所有失地。此時從事和談，正是坐失時機，所以和談對寮國是毫無價值。

就東越戰場看：共軍在寮國如無法立足，則東北基地將不能建成，祇能流竄而不能集結大部隊進攻。因和談而迫使泰國和越南軍隊無法進入寮南攻擊共軍，使寮南變成了當年東邊的共軍庇護所及補給基地，這對整個印支戰場言，是以鄰為壑，害人害己。所以和談縱使能換得寮國暫時停戰，但促成了共黨可以使東越戰爭擴大升高。當西貢和金邊自由政府都不能保時，永珍雖有聯合政府，又安能容自由勢力存在？所以寮國和談所換得的，是禍延鄰邦，自身不保。

註：（一）（五）今年三月六日，寮共所提和談五原則：（1）美國必須完全停止轟炸寮國全部領土，撤退所有顧問及軍人；（2）不加入任何外國軍事聯盟，嚴守和平及中立政策；（3）寮王須受尊重，並建立代議制國會；（4）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以成立聯合政府，在會議期間，雙方均不以武力攻擊對方所佔的地區；（5）寮國統一，須由協商會負責。註：（二）參閱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註：（三）（九）參閱本刊八卷八期拙著「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註：（四）見美聯社永珍八月四日電。註：（六）見本年七月廿四日法新社莫斯科電。註：（七）見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協定書。註：（八）（十一）參閱本年四月六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載華來士（James N. Wallace）自西貢所撰「北越如何在挫敗中謀取勝利」一文。註：（十）見五十八年六月十九日華府星報，六月廿七日紐約每日專欄報，六月廿日英倫泰晤士報，六月卅日紐約時報，分別由巴庫（Tammy Arbuckle）、史各特（Paul Scott）、哈左赫斯特（Poter Hazichurst）、及商柏格（Sydney H. Schanberg）所撰「中共寮國秘密策路」一文。註：（十二）見霍尼博士所著「北越內幕」。